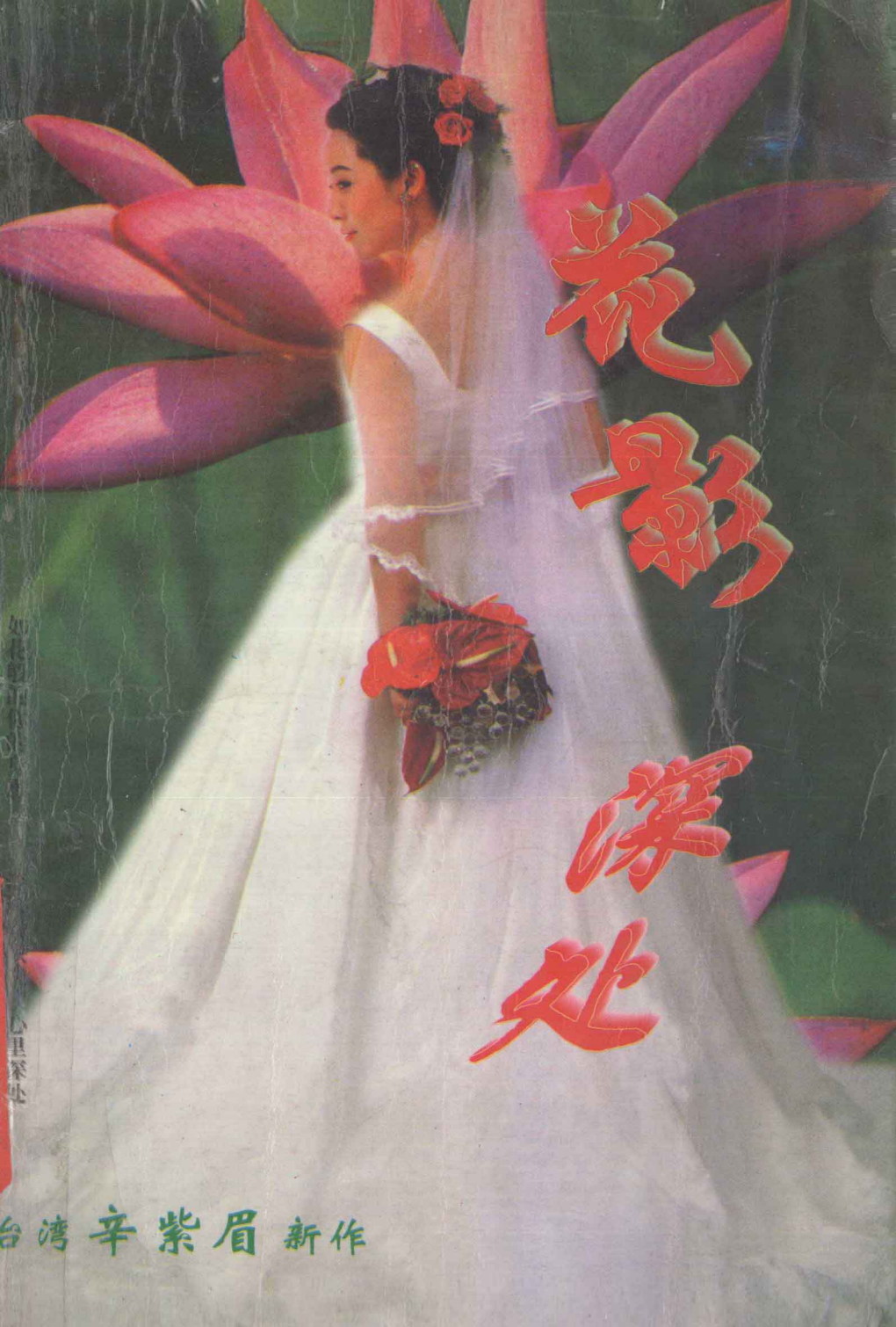




花影

深处

台湾 辛紫眉 新作

如花似玉

心里深处

第一章

“啊！雅竹回来了。”黄玉枝回头对着吴进添道。

吴进添是邻近镇上的暴发户；七年前房地产兴起，原本一大片的农地，现在竟变成是黄金地价，他也因此了千万富翁。

而他的表现也真是暴发户的模样；右手中指戴着直径一公分的椭圆形猫眼石，左手中则是一只四方形金戒指，右手腕及脖子上各戴着小拇指粗的金项练；年约五十岁的他，常使用黑发油以遮掩半白的头发，而身材由于中年发福加上近几年的吃喝嫖赌，显得更加臃肿，浑身是标准的市侩气息。

吴进添十年前丧妻，留下两个女儿；小女儿巧霞与雅竹是国中同学，由于两家住得近，自然一起结伴上下学。直到毕业后，巧霞考上普通高中，雅竹的成绩也能上高中，但是家庭经济无法供应她将来读大学的费用，懂事的她于是选择了商职。两人虽选择不同，但友谊却不变。

雅竹从商职毕业之后，在当地找了份会计工作，薪水虽然只有万把两，但以家以前只靠着茶园租金过活，却也不无小补。

有一天巧霞来电告诉她国出国念书，原因进考了两次联考，还没有挤进大学窄门，不得已只好去美国，还好

那里有姊姊照顾。

雅竹去她家送行，吴进添惊讶的看着她。四年前长得白净、稚气的小女孩，如今已是亭亭少女，平添一份恬静淡雅的气质，更是人如其名。

这几年频繁出入欢场中，见过不少也玩了不少女人，总会有玩腻的时候；看到雅竹的容貌，感觉稚新鲜，令他想掬一瓢饮。

从此吴进添便常常去她的家走动，时常礼物、土产送上门。黄玉枝老实不客气的一律收下，殷勤地招待这位阔气财主。

雅竹下班走在回家的路上，远远地就看见妈妈在站在门口急急的向她招手。她以为有什么急事，小跑步的过去，才到门口便被玉枝拉着进客厅，

“吴先生来好久了，说是好久没看到你。你看，这盒化妆品要送给你的。”

“雅竹，这是我托朋友从法国带回来的，名牌的。”吴进添眼神贪婪的看着雅竹因跑步而起伏不已的胸部。

好久没看到我？不是五天前才来的吗？雅竹懊恼的。

但她不敢说出口。从小她就知道如果顶嘴，妈妈会用手掌印回答在她的脸上，可是妈妈对小妹却很纵容；后来雅竹才从她的责骂中知道，自己的亲生妈妈已死了。

雅竹照往常的回绝，“礼物请收回，我不用化妆用品，也不缺任何东西。”

“哎哟！人家结婚时手面，……我替她收下了。”玉枝堆着笑脸，……就缺一样，看看你的手，光溜溜的，就是少了颗结婚戒指。”玉枝微笑着对吴进添示意。

吴进添从口袋里拿出一个红绒的珠宝盒子，打开来，里面是一颗五克拉的钻戒。他将盒子放在雅竹的面前，问道：“喜不喜欢？”

雅竹不巡的看一看他和玉枝，从他们的眼神和笑容中，觉得似乎有什么事情要发生，她心慌地问道：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这晨向你求婚呀！”玉枝在一旁兴奋地等待她的反应。

雅竹脸红气恼的说：“我……他……不！不可能的。”

玉枝几乎尖叫，“什么不可能的？你再说一遍。”

一旁的吴进添闻到了火药味，他可不敢领教玉枝河东狮吼的威力，赶紧起身，“你再考虑一下，详细情形妈妈会告诉你的，我先告辞了。”

正待怒吼的玉枝一听到吴时添要告辞，马上变成笑脸，和川剧中的脸色变幻一样精彩。她道：“要走啦，怎么不多坐一会儿？这孩子就是死脑筋！你放心，事情包在我身上，慢走。”

直送到门口，她一转身瞪着雅竹要发作，但恍惚间仿佛看到了雪菁的身影，定睛一看才发现是雅竹，气势为之一坠。

雪菁是雅竹的母亲，在她一岁时去世，父亲有感于孩子太小需要母亲，三年后便再娶玉枝进门。一进方家，玉枝便看雅竹不顺眼，小巧的脸型，纤细的身材，仿佛是她母亲的现版。

雪菁的父亲是个乡绅，从小受到家风的熏陶，她比村里的其他小孩多了一份文雅气质；其他小孩自觉与她不同，也不同她一起玩。在没有选择之下，她跟世交方家同年龄的方管青成为玩伴，长大以后，家人们自然的他们送作堆。

玉枝对雪菁又是嫉妒又是羡慕，既羡慕雪菁的家世人品，又嫉妒她和方管青这么要好；雪菁死后，方管青又一个大男人照顾不了孩子，虽有佣人带着，但总比不上母亲所给予的关爱；玉枝时常借故到方家照顾雅竹，方管青感激她的热心，也明白她的情意，三年后，娶了她过门。

刚开始，雅竹还过了一段太平日子，但时日一久，玉枝对扮演慈母的角色已感不耐，渐渐对雅竹摆出厌烦的脸色，泼辣、悍妒的个性逐渐显露出来。

她了解雅竹的个性，要使她就范不能来硬的，只有花上水磨功夫，才能让她点头；不过，这回可有得磨了。

她走到雅竹的身边坐下，伸过手去握雅竹的手；雅竹受宠若惊的畏缩了一下。

“雅竹，你是不是妈的乖女儿？”

“妈妈，这跟吴叔叔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当然大有关系了，你不知道你爸爸的肺要开刀？这

需要一笔庞大的费用。现在不得已，只能靠药物控制，但医生说最好是开刀治疗，这样可以延续你爸爸的生命，而且开刀后怕癌细胞会移转，还要定期检查。所以你知道的，你爸爸的病早拖垮了这个家，家里已所剩无几了……仅剩的那块茶园也卖了，虽然可以应急，但是往后一家人要靠什么过活呢？再说，那块茶园是你爸爸仅剩的祖业，难道你要你爸爸做个不孝子吗？”说到这里，她已抽抽噎噎的拭泪。

雅竹听得脸色发青。她知道爸爸的病很严重，而且一拖就是好几年，花上面的钱就像流水一样，一去不回头，可是没想到有一天她得为爸爸……

玉枝继续道：“吴先生知道了这件事情，愿意出五十万，另外每年补助二十万，还要把我们的老房子全部整修。”她像极了保险推销员的口气一转，“人家吴先生很喜欢你，就是要娶你，才给我们这么好的条件。”

她边说边留意雅竹的神色，一说到吴进修，雅竹脸色便黯淡下来。

玉枝叹一口气道：“我也知道老夫少妻的缺点，不过现在想要嫁给真正的有钱人可不容易，他唯一的遗憾就是没有儿子，如果你进了吴家，给他生个男孩，等他一翘辫子，他的财产不就都是你的？到时你就是富婆了，想再嫁还不容易？”

雅竹苦恼的道：“妈，我不要他的财产，也不想嫁给他，我只想有钱医好爸爸的病。咱们可以向他借钱，再慢

慢还他，可不可以？”

玉枝一听怒火中烧，“你还不懂呀！人家就是看上你，才开出这么好的条件，那五百万等于是聘金！咱们向他错，什么时候还完？再说，人家愿意借吗？真是傻。”玉枝忍不住损雅竹一句，见雅竹不说话，又道：“人家是明媒正娶，又不是要你去做小老婆。嗯？”

“可是他是我同学的父亲，巧霞会怎么想？”

“你管巧霞怎么想，巧霞以后也要嫁人，也许就嫁在美国也说不定。”

“可是……”

玉枝咬着牙，捺住性子，“可是什么，你说呀！”

雅竹声音细如蚊鸣，“我……不爱他。”

玉枝起初一愣，继而哈哈大笑，“雅竹呀！你还存有爱情婚姻的幻想？”她自觉失言，抿一抿嘴，道：“真正的爱情是不存在的。像我跟你爸爸，我知道你爸爸不爱我，娶我是为了这个家；而我当初却是爱你爸爸的，后来还不是被柴米油盐给耗完了。感情倒是可以慢慢培养的，在一起久了就会有感情的。”

雅竹被玉枝少有的知心话所感动，相较于玉枝为这个家所付出的青春，以及父亲病后的辛苦持家，她似乎也该为这个家有所牺牲。

玉枝见她颇为心动，使出最后撒手锏，哭喊道：“难道你要让你父亲早点离开人世？你要做个不孝的女儿吗？你自己好好想想。”

雅竹回到房间，不知该如何是好，除了这条路，难道就没有其它的办法了吗？雅竹走进方管青的房间，看到父亲凹陷的脸颊，心里不禁难过，看来，她似乎只有接受了。

这时方管青缓缓睁开眼睛，“雅竹，你妈在房间里吗？”

雅竹从思绪中回过神来，“爸，你醒了。没有，妈不在这里，你要找她吗？我去找。”

方管青挥手阻止，说道：“不用了，我就是不希望她在。你坐下，我有话对你说。”

雅竹拿张椅子到床边坐下。

方管青清清喉咙，许久才咳出一口痰，雅竹帮他试去。

他喘了一口气，方道：“刚才的事我都听到了，你别答应你妈那些荒谬的提议，家里还没有她说的那么严重，她根本就是贪图人家的钱。这两年来，我一直劝她别收吴进添的东西，她就是不听，现在可露出狐狸尾巴来了，我不会不知道你妈在想什么！”

说到这里他停下来凝望着雅竹，语重心长的说：“你有没有意中人？有的话，爸爸可以做主让你们结婚；要是没有，你就赶快离开家里，免得让你母亲强迫嫁给那个吴进添。如果真是这样，我就对不起雪菁了，你妈妈临终时，最牵挂的就是你，嘱咐我要好好照顾我们唯一的女儿……”说到伤感处，他忍不住哽咽起来。

半晌，方管青继续说：“要是眼睁睁地看着你被逼嫁，哪天到了地下，我如何向你母亲交代？我的病很清楚，早已是药石罔效了，能拖多久，你别指望那五百万能将爸爸的病治好。爸爸没有儿子，你是最大的女儿，希望你能坚强独立，爸爸已没有能力保护你，只有靠你自己了。”

雅竹听得泪盈眼眶，哽咽道：“爸，你的病怎么办？”

方管青安慰她道：“有你妈和你妹妹照顾，已经足够了，别担心爸爸，爸爸还想活到看你结婚生子呢！准备好就走，这个吴进添不是好惹的。到目的地后电话回来报平安，可是别让你妈知道地址，知道吗？”

见雅竹含泪点头，他心里疼惜着，从今以后她得学习独立面对未知的环境了。

方管青不禁想起她已逝去的母亲雪菁，希望她在天之灵保佑雅竹在外平安顺利。



雅竹于清晨时离家。

她一夜没睡，想着要南下还是北上，最后她决定去台北。由于商校毕业后，许多同学都去台北谋职，不些同学曾邀过她，但是当时未曾想过离家，也放不下爸爸；如今情势所逼不得不如此。

一想到吴进添逼婚的嘴脸，雅竹便感到恶心，更加快收拾行李的动作；翻出同学们寄来的信件，决定先找李梅，解决了住处再找工作。

到了台北火车站，人潮川流不息，每个人都步伐快速、行色匆匆，真是分秒必争的社会。

今天是星期五，现在正是上班时间，李梅在会计事务所上班，雅竹心想，不知她去上班了没有。打电话到李梅的住处，房东接听的，李梅果然上班去了，她只好在外面逗到下午五点，等李梅下班。

买了份报纸，翻到求职栏看看有没有合适的工作，其中一则征人启事的内容吸引了她，于是她决定去试试，反正现在有的是时间。买了一本公车指南，她搭上了公车，来到报上记载的地址。不过提个大旅行袋去应征，未免太引人注目，便将行李寄放在附近的百货公司。在百货公司的洗手间略微梳理整齐，她再往征才的“卓石公司”报到。

一走进应征处，队伍大排龙，男女都有；只应征一位秘书助理，却有一、两百人竞争，其中不乏有大专学历的，雅竹的心顿时凉了一半，心想，她这个高职学历要跟人家比，恐怕希望不大。

笔试，接等人员给她一张考卷和一张答案纸，再带她到暂时权充试场的会议室作答。题目是一段文字，字体龙飞凤舞、潦草不堪，考试的方式就是把这段文字整齐、完整的写在答案纸上。

现场的许多应试者，有人搔耳休腮，有人东张西望，有人不知如何下笔；这对雅竹来说倒是不难。念小学三年级时她就开始学书法，由于外公家收集了很多古代各

书法家的临帖，其中草书最令她感兴趣，常常拿着字帖猜字；外公看到小孙女有兴趣，也童心大发陪着玩，还教雅竹怎么看草书的写法，告诉她草书不是胡乱走的，而是有其脉血可寻、章法存在的。而这试题上的字迹总没脱外公所教的方法，不过这个人的字也未免太“草”了。

雅竹用正楷写出原意，再把不连贯的句子润饰一下，这段文字就完整无缺了。

雅竹把卷子交出之后，面试人员马上阅卷，约过了五分钟，这位主试者微笑着说：“你的笔试通过了，面试的时间是下午两点到三点。”他还解释，“因为是董事长亲自面试，所以面试人员要集中中一定时间，一起面试。”

雅竹起身道谢，转身林走时忍不住问：“请问这篇文章，是……”她犹豫着不知该怎么问。

这位主试者会意，“是我们董事长的字。”又笑着加了一句一夸讲，“难为你写得那么详细。”

雅竹不些不好意思，客气回应：“哪里，这么多人应征，想必文笔好的一定不少。”

“不，我说的是真的。这是董事长出的题目，之后他又念了一遍，我们在旁速记，才知道内容。我看到目前为止，就你写得最完整，跟文笔好不好没关系，希望你能被录取。”

雅竹再次道谢离去。剩下的时间，她便吃饭、逛逛百货公司来打发。信步走到一家花店门前，被店里五颜六色及香味所吸引，她不禁想进店里观赏发现这家花店不

仅卖鲜花，还种植盆栽、水养蔬菜。

雅竹最喜欢弄这些花花草草，玉枝看到总是骂她没出息。看到一位中年妇女蹲着整理一个盆栽，雅竹走过去，那盆栽上的花已微微的垂下头，不过花苞还包着，表示花还没开过。她想，如果照顾得当，还是可以使花重新挺直、绽放。

那位中年妇女看她在旁宁足良久，便抬头笑问：“小姐，你也喜欢花吗？”“嗯！好喜欢。”雅竹听那妇女亲切问道，索性也蹲下去看花。雅竹忍不住道：“这盆花好可惜，如果把它放到温和的阳光下，再从花苞上浇水，应该可以使它开放的。”

中年妇女笑着称赞她，“小姐也是懂花的人。”说完她准备把花盆拿到楼上的花房，回头对雅竹说道：“你帮我看一下店，好不好？”

雅竹点头答应，转身瞥见店外停了一辆高级名车，下车的人看上去也品味不凡，身材健硕，脸虽称不上英俊，却有其独特的风格，他给人第一眼的感觉是冷酷、严峻，令人望而生畏。

雅竹第一次看到这类型的人，想多看一眼却又不敢，总觉得这个人的存在让她感到一股压力，令她的心悸动着，可是她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这样。而这时那妇人还没下来，她总不能一直不理人家，更何况她还答应那妇人看店，总不能不招呼客人吧？

于是她硬着头皮招呼，“先生……你需要些什么？”雅

竹头一遭卖花，也不晓得该说些什么。

他简单扼要地道：“给我包一束花。”

雅竹问道：“你要什么花？”

他不耐烦的看她一眼，“你是新来的吗？问你的老板娘就知道了，快一点，我赶时间。”

雅竹过时才知道，那位中年妇女就是老板娘。

雅竹也不知如何是好，“老板娘在楼上，还没下来。”

这回可是急煞风遇过慢郎中。但他看她一副无助的样子，也发不了脾气，捺住性子告诉她，随便她怎么搭配，只要看起来一束花就行了。

一下子要搭配一束花来，东拼西凑又成一个样子，雅竹只好放弃。

“先生，你要送花的目的是什么？你讲出来，我好针对花的特性来配合你送花的目的。”雅竹一口气将话说完。

那人转身正视着她，好像到现在才意识到她的存在，他眼光在她脸上停留一会儿，雅竹做好心理准备等待着她的怒骂，出乎意料的，他声音平稳的道：“送给朋友，又的。”

雅竹露出会心一笑，心想，那就是女朋友嘛！

她走到放红玫瑰的桶子旁，准备要捧出一把出来，那人连忙阻止，“什么花都好，就是不要红玫瑰。”

雅竹奇怪地看了他一眼，心想要送花给女朋友，代表爱情的红玫瑰不是最适合吗？

她浏览一遍花种，拿起新品种、多瓣小巧、金黄叶子、别啡色花心的金盏菊，再用一些绿色蕨类叶子点缀，一束短胖、圆形的金盏菊就完成了。雅竹对自己的第一件作品满意极了，开心的交给他。

他抿抿嘴，似乎是满意她的作品。

他拿起皮包准备付钱，“多少？”

这可把雅竹问倒了，回头看看老板娘还没下来，尴尬地说：“我……也不知道。”

他愣了一下，笑道：“你是卖花的，竟然不知道价钱？他看了看手表，“我没时间跟你穷磨菇了——”

这时老板娘即时走了出来，“啊！这不是王先生嘛？买花呀……哦！包好了，总共一千七百元。”

“不用找了，剩下的给她小费。”他指指雅竹。

老板娘代雅竹道谢，捧起花束交给这位王先生。见他上车离去后，老板娘像是忍俊多时，忍不住捧腹大笑，笑得雅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跟着笑问：“老板娘，你笑什么？”

老板娘停了一下，说：“你在帮他选花时，我就已经下楼了，一直躲在一旁看着。”

雅竹惊讶的问：“那你不怕这个生意做不成了？”

老板娘笑着摇头，“不怕，我是想看看你是怎么处理的。一想到你们刚才的情形，我就……”老板娘索性畅怀大笑，等她笑够了，擦擦眼角挤出的泪，才说：“对不起呀，我的生活太无聊了，遇到有趣的场面，怎么忍心破坏呢？”

你别见怪啊！”

“没关系。”

“至于那位年轻人，我认识他，是老主顾了；虽然他不常买花。”老板娘忽然又噗哧一笑，“每当他来买花，表示是不是交了女朋友，就是分手了，才会送花给人，就叫有始有终。”

两人相视哈哈大笑。

雅竹看到这位老板娘童心未泯，躲在一旁等着看人出糗，游戏工作、工作游戏，只要开心而不把钱当一回事，真令人羡慕。

雅竹好奇的问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，他告诉你的吗？他看来起来好严肃。”

老板娘问道：“不，其实他是面冷心热的人，了解他的人才不会知道，可惜不多。”老板娘自觉多嘴，“我可不能多讲他的事，否则他会生气的。他的公司就在附近，他司里的员工也常来买花，总是借机会寻问他们……主管的韵事，我可是守口如瓶才保得住这位大主顾的。”老板娘又拉拉杂杂的说了一大堆。

雅竹微笑着听她又说又笑，一会儿又自怪自多话，一会儿却又忍不住侃侃而谈，不禁笑问：“那你怎么又说给我听呢？”

老板娘打量着雅竹道：“你不是他公司里的人吧？否则像你这么漂亮的女孩，他怎么会不认识？”

雅竹故意吓她，“不一定喔！我刚去应征一家大公

司，也许就是他的公司也说不定。”

老板娘无所谓哈哈大笑。

雅竹心想：真是一位开朗有趣的妇人。

雅竹从没跟这样年纪的妇人交谈得这么开心过，亲生妈妈早死，雅竹早已没印象，继母对她又总是冷冷淡淡，无法交心。遇到这个慈祥、开朗的老板娘，雅竹心里不禁不点怅惘。

老板娘拿了三百元给雅竹，“这是那位先生要给你的心费，也算我谢谢你的帮忙。”

雅竹推辞不拿，“这只是举手之劳而已，这些钱我不能要。”

老板娘也不勉强，“好吧！等下次他来买花时，再扣除好了。”老板娘听她的谈吐、气转，觉得她满单纯的，而且又懂得花，笑看着她，“小姐，你刚刚说在找工作是不是？你想不想来我这儿帮忙？”

雅竹一听心里很高兴，“我很愿意，不过我刚才应征了一份工作，不晓得成不成，如果不成我就到你这儿工作好不好？”

老板娘欣赏她的坦白，“好，你也不用不好意思，这个店本来就是我一个人在忙，从来没有请过帮手；我也知道多请一个人送送花，生意会更好，可是我开这个店只是为了排遣日子、有事可做，不是为了赚钱。不过，如果开花店像我这样开，那早晚会倒闭，哈哈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她又兀自大笑起来。

老板娘继续道：“你不要嫌我罗嗦，自从老伴去世，两个儿子在国外成家立业，这睦年来我一直独居，白天可以做事打发时间，晚上只有对着电视机。独自一个人的时候，真的好想找一个人说说话。我可不轻易租房子给人，我看咱们说话满投机的，我想有个伴说说话、谈谈花花草草，不是挺好？”

虽然老板娘只是淡淡说着，雅竹心里可难过，“你儿子没接你去吗？”

“有啊！挨了三个月就回来了，不习惯哪！孙子都跟你讲英文，一句话也对不上，活像个哑吧似的，我受不了，宁愿回台湾一个人过日子，还比较自在。”

雅竹心有同感，“我现在也是一个人，家在中部，独自上台北找工作，我也不想离家，可是没办法。”

老板娘期待的问道：“真的，那你住在哪儿？”

“我想先暂住同学家，再找房子。”

老板娘亲切的拉着她的手，“不用找了，就住在我这儿。这栋房子是我的，三、四楼空着，一、二楼是我在住，反正空着也是空着，你要是肯住，我不心你的房租，好不好？”

雅竹高兴地道：“你愿意租给我？太好了，可是不能不收房胜。”

老板娘道：“这样吧！如果你在我的花店工作，我供吃、住外，还给你薪水；如果你找到了工作，下班的或是星期天生意好的时候帮我，吃、住就由我供应，这样可以了